

悸動，在心病的剎那

拂曉的山頭，將王城中最巍峨氣派的建築抹上一層輝煌閃亮。

這兒，是我的家。

可我不認為它算是個家，從來都不。

「公主……索瑪利娜公主！」

我知道今日會有什麼緊湊到我想罵人的行程，轉個方向，把頭埋到被褥間，企圖作些消極的反抗。但下一刻，一道力勁扯住我的棉被，我死命拉著，甚至咬住被子——說什麼都不能讓他再得逞，我心中是這麼想的。

縱使我的氣力全然無法與他抗衡。

又僵持了半晌，正當我心頭偷偷慶幸他的力道似乎已沒逼那麼緊的同時，那人卻猛然一拉，剎那，我閉上眼，尚不能適應外頭太刺眼的天光。

「妳又賴床。」

熟悉的聲音，搭上那種戲謔的腔調，我聽了心中有氣，展眼看向卓立在床畔的人。

那傢伙，十六歲的笨王子，至於名字，我不想提了。

「我可愛的妹妹，妳怎麼一大早就發脾氣？要是一大早就生氣那妳一整天都會生氣的……」

我打斷他。他有什麼資格同我說教？「你不要說我可愛！我最討厭的就是這個形容詞！」

「怎麼會呢？」皇兄蹙眉看向我。他近來有事沒事就愛蹙眉，一大票宮女愛上了他這裝出來的憂鬱。「知道嗎？我就最喜歡可愛的女孩了。」

「哼，我又不要你喜歡！」我下床，讓一旁的女侍領著我前去更衣間，自始至終，我都能感覺到身後那雙琥珀色的眸，烙在我背上，灼燒著。

興許他的目光沒帶什麼意味，但這樣的追視，卻使我心慌。

腳步一急，我越過女侍，先一步打開房門逃了出去……我很不想用這個動詞，但是沒有其他詞語能夠更貼切地形容我的舉動，女侍還未出聲，一道笑音已經先一步散逸，醇厚飽滿。我聽在耳裡，不知道臉龐上蔓延的溫度是困窘還是難堪……抑或其他的東西。

※

※

※

我不清楚自己花了多少時間讓一堆人手忙腳亂地妝扮成一個娃娃——瓷娃娃，皇兄曾這麼形容過我，他說瓷娃娃比布娃娃高貴得多了。

高貴是一種本份，於我而言，我的職務是讓這些下人們知道我和他們之間究竟存在著多深廣的鴻溝……曾在一本「論君主」的書上看到，君主的氣度是不容侵犯的。

但皇兄，卻拋棄了這種本份。

一憶及他，心口擴散了震盪的速度，像粒石子擲落在湖面泛起的漣漪，連帶著我的氣息都不規律了……爲什麼？我應當討厭他的，那樣一個不負責任的皇兄，我對他還能有什麼其餘的想望？

可能是站得太久，一恍惚，我不禁有點頭暈，身子往右側擺去，沒意料一個正拿來香精的女侍被我撞了下，她似乎受了很大的驚嚇，手上的香水瓶也跟著掉落在地。

我驚醒過來，因那聲清脆的匡啣，連忙向她看去，但那女侍已經先一步跪在地上抓住我裙擺。

琉璃瓶子倒是耐摔，沒破，但卻溼漉一片，華麗的裙擺，也受到了玷污。

「公……公主，妳……妳沒受傷吧？抱歉，這是奴婢的錯……」

聽著她的話，她的神情，我迷惘了。

這明明是我的錯，我該認嗎？我得認嗎？

我只知道自己咬唇過了半晌，接著，一道聲音在我耳畔響起。

「愛沙，妳去叫侍衛長來。」我甚至看見自己舉起手來，指著那個蜷在地下瑟瑟發顫的女侍。「把她帶下去聽候發落。還有，再找一件紫羅蘭色的洋裝，今日要會晤的伯爵夫人她素來喜歡紫色。」

這竟是我的聲音。

莊嚴，冷酷，毫無情感的。

我心內發抖，但嗓音卻平板如昔。

但環顧周遭，發現眾人能因我一個小意外而亂了陣腳，又因我一句話而俐落行事。

我不討厭這種感覺。

但是，卻總覺得少了些什麼，而那個「什麼」，卻恰恰是很重要的。

※

※

※

我只要一出門，就得有不到夕春無法再回皇城的念頭。

今日會見了多少大臣和貴族呢？我記不清了，一張張臉孔像冤魂似的，談著不著邊際的話題，而我只負責微笑和提問，偶爾回答——這「回答」還得視我心情而定。

掀開馬車窗簾，卻看見有幾個孩子，他們方才應該是在玩球，此刻卻停下來凝睇馬車，其中一個人眼睛嘴巴都張得老大，彷彿看呆了。

但這種靜默沒維持多久，不知從哪兒竄出兩個魁梧士兵，連哄帶兇地將一群原本玩得很愉快的孩子趕跑了。

乍時，心頭有縷惆悵——我其實不懂何謂「惆悵」，只是問過皇兄這種心中頓時空盪盪，無所依歸的感覺叫做什麼，他先是回答「惆悵」，而後又說：「這種感覺，妳不可能領會的。」

他憑什麼說我不能領會？就憑他少年時曾經在個老男爵家中住過幾年，渡過一段堪稱「平凡」的日子嗎？

有時候我總覺得，平凡人總羨慕另一個社會的人，但另一個社會的人，會不會有嫉妒平凡人的那一刻？

我不敢再往下想，連忙放下錦帘。

不過，下一次我得建議馬夫得挑條沒什麼人煙的小徑走。

※

※

※

回到宮中，我將那件差點沒把我悶死的薔薇紅疊錦披肩交給負責的宮女，見到宮中總管，我突然想起自己鎮日都沒見到父王身影。

「父王又到邊境巡視了嗎？」

「是的，公主。」

「母后呢？」

「公主近來忙過頭了，皇后殿下日前才陪國王一同去邊境之都的。」

驀然，我憶起那雙身影。應該用鸚鵡情深形容嗎？

他們總是形影不離。

「他們感情真好，不是嗎？不管到哪兒，幾乎都在一起……」我低聲喃喃，隨後，抬起頭，恢復成原本的我自己。「離晚膳還有些時間，我到前庭去一會。」

前庭是我繪畫的場所。

依稀記得，送給父皇作生辰賀禮的那幅畫上，我畫了一雙白鳥。

白鳥在我們國度中是「戀人」的象徵，有關這對比翼的傳說，早是街坊舊聞，我也不想再提了，但卻好嚮往那種情境。

一種，愛得義無反顧，不問值得與否的絕境。

興許真是因為這種事不可能落到我身上，我才會作起童話式的夢境吧。

那時候的我微笑，落下最後一筆，看著畫布上的那雙白鳥，朝著天穹彼岸的虹彩之國飛去。

※

※

※

皇兄十歲時離開皇宮，住到個男爵家裡去，說是爲了見習和鍛練，但實際情況是什麼其實我不大清楚。

他十五歲時才回來，他回來的那天，是我的十二歲生日。

他變得不像我記憶中的皇兄：身材頎長，嗓音低醇，就連面貌，也褪去了稚氣。

相由心生，我明白他已經先我一步跨出了童年。在往昔的歲月中，僅我一個人被遺棄在那兒，一個終年夢幻的國度。

生日禮物，他送給我一組畫具。

「從其他人那兒聽到妳學畫，好好作吧，我看過妳的畫……妳是個才華洋溢的

女孩。」

他摸摸我的頭，儼然把我當個尚未長大的人看待，我一直瞅著他，至於眼中流動的情感是什麼，我不清楚。

只知道生日那天晚上，我伏在冰涼的被褥裡，哭了好久。

※

※

※

我第一幅畫出來的圖畫，是他。

那幅圖我不下一次想將它撕毀，燒壞，卻總是作不到。甚至有次下定決心把畫丟到爐火裡，卻又冒險將它搶救出來，我的長髮甚至燒焦，只得剪成短髮。

我沒作過多少蠢事，但每件蠢事，都是因為他。

用過晚膳後，我繼續在前庭內作畫，如果偶爾分心，可以瞥見幾個迅速步過外圍長廊的女侍，她們全低著頭，我也認不清是誰，但每每見到那種畏首畏尾的模樣，我心中就一把火直燒。

一道錯誤撇在畫布上，我怔忡，看到畫中那座美好得像不存在的花園，剎那間被漆黑的陰影進駐。

此時，一把聲音傳來。

「妳又睡不著了嗎？」

畫筆掉落，我傾身撫著畫布上那筆突兀的黑影，下一刻，肩頭上被種暖意壓迫著。

壓迫。

我拽開他的手，但視線卻不敢離開眼前的畫。「我告訴你，如果你想拿上次跟父王告狀的招數來對付我，那你就太不聰明了。」

他緘默片刻。我知道他在打量我。

「有誰敢這樣跟王子講話？」他話中帶笑，擺明不當一回事。

「那是因為你實在太沒個王子的模樣。」

「是啊，不像妳，妳一舉手一投足間全是公主的嬌貴氣，溫室的孕育可真是無微不至……讓我看，妳不是也在畫花園嗎？」

「多虧你來，我作畫的心情全讓你敗掉了。」旋身，我想走，他拉住我的手，我在那瞬間愣住。「你……做什麼？」

「記得我說過妳像尊瓷娃娃？」我看著他，他的身影映落在我眼底，這幾乎使我窒息。「妳不僅美，又美得脆弱。」

我渾身一震，甩開他的手，試圖找回平時駕輕就熟的「尊貴」。

「胡說！你哪裡看得出我脆弱？」

「全身上下。」他望著我，居高臨下。我頓時覺得自己太過渺小。「所以，妳才像朵玫瑰，用尖刺來武裝自己，但妳沒想到過妳這樣作只會把所有想關心妳的人統統刺得遍體鱗傷。」

「我……我不是……」

「妳就是。」他又拽住我的手。和適才不同，這力勁毫無保留，很痛。

「我先前還未住到公爵家裡時，妳起碼還有些可人的性子，但現在長大了，妳那種嬌縱的脾氣倒是一分未改，妳知道現在宮中只要服侍過妳的人對妳都沒有好觀感嗎？」

我傻住，他的話語一遍遍縈迴我耳谷，但我卻不懂他話中的意思。

宮人討厭我……連他都討厭我嗎？

「可我……我從沒作過壞事。」我撇開頭，無法再直視皇兄那雙咄咄逼人的眼，那裡頭毫無一點關愛存在，更遑論溫度。

只有隔閡。

我知道自己在懸崖邊了，再一步就跌得粉身碎骨。

「妳沒作過壞事，不代表妳就沒傷害過人！」他雙手環胸，一副拷問的姿態。「譬如說，今早有個宮女不小心打翻香水，妳就把她關入待審院——」

「我沒有把她關入那兒！」我趕緊回駁，卻打了個冷顫。

「但是妳的屬下卻為妳作了，不是嗎？」他走近我，我開始往後退。「如果不是有前車之鑑，他們怎麼會直接把人關入待審院？」

他已經訂了我的罪。

我心下明白。

我哽住喉頭，想嚥下這難受，但一股淒涼竄流我的臉，我撐著前額，想驅逐這淚意。

我仰起頭，不看他。

「這我……我怎麼知道！」

他沒再吭聲。

我閉上眼，耳鼓咚咚敲響了心跳，還能聽到彼方居住在王城的貴胄們歡宴的嘈雜。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沒有，我應該是低下頭的，倏然，臉上被好溫暖的物事包覆著，夾帶他的香味。那是以麝蘭為基調的香水，我聞了頭昏。

「……妳很可憐，妳知道嗎？」

他的氣息，罪惡的誘惑，我心內默誦著祈禱文，卻揮不去心頭紛亂。

我跳下懸崖了，沒有任何反悔的餘地。

往淵藪跳去，那兒會有什麼呢？

我推開他。

「我不需你可憐我！我是公主！每個人都得聽我的！」

他看上去頗不以爲然。「妳要一群唯命是從的奴婢，還是一個肯傾聽妳訴說心內話的朋友？」

「我不需要朋友！」此刻，理智與感性皆不受我主宰，我講的話，每一句我都沒有思考。「那種東西……那種東西我要多少就有多少！」

「妳喜歡當公主嗎？」他問。「妳喜歡嗎？」

「我……我怎麼回答，從小到大，我就只是名公主。」

我的答案太過侷促，卑微得可笑。

他喟嘆。「妳真讓我失望。」

我看著他。我繼續墜落，墜落。

「至少我不像你！」我嗤聲，想到平時結交的那些達官貴人。「宮廷內的王公貴族沒半個肯認你為王子，就連父親也不認為你是他兒子，老喜歡跟他唱反調！」

他支首沉頤，看著我，看著失去思想的我。

「妳認為我想當王子嗎？」他笑出聲，有幾分解嘲的意味。「其實，我倒想當個平凡人。」

原來他根本不想當王子。

他根本不想作我的皇兄。

我們之間除了血緣的連繫，還能有什麼多餘？

我啞住，不知為何，我知道自己的眼眶內堆積了太多情緒，再遲一點，就要爆發。

「那你現在就脫下你這身衣飾，離開這王城啊！」

我這幾近於吼叫，連我自己都被嚇著。他似乎也很詫異，好半刻都說不出一句話。

俄頃，他搖搖頭。

「唉……妳真是不可理……」

驀然，他的話音消失了。

我作了什麼？

我離開他的胸膛，腳步虛浮，卻察覺雙臂和胸口，全染上他的氣味，和那份見鬼的溫度。

就連唇腹，還能嗅聞到那股芬芳，是他的味道。

我根本不敢抬頭迎向他，更沒膽去臆想他這時的神情。

「你，不要吵了，我命令你，你不要再講了……」

我背身，繼而奔跑，跑得愈遠愈好，他不要再見到我，我也不想再看見他。

今晚，我失眠了。

一幕幕夢魘，是他欲離開皇宮的背影。

每當驚醒時，我總是邊喘氣邊撫觸著唇瓣。

那能證明他還未離開我。

※

※

※

我好多天沒見到他了，起碼在宮中，我總沒碰到他。

他故意迴避我嗎？

今日清早，我又身處在一堆手忙腳亂的侍女之中。

「把我的紫色髮網拿來。」我看著鏡中的自己，是不是帶些病氣呢？「今日穿雪麗花色的洋裝，不要太多蕾絲的。」

「公主呀，妳總是喜歡穿白色，要不就是紫色，爲什麼呢？」

「紫色，神秘，嫵媚，高貴的顏色，除了白色以外，我就鍾情紫色。」

那顏色，就像他一樣。

這念頭使我腦袋漲昏。然而此刻，卻聽到房門被人打開的聲響。

「妳們都先出去吧，我有事同公主談一下。」

是他。

我正襟危坐在原位，無法動彈，就連眼睛，都不敢睜開。

他步到我身後，拍拍我肩頭。

「聽說妳近來有失眠的毛病。」我看著鏡中的他拿出一罐海藍色的小瓶子，裡頭似乎裝著藥丸。「這是我一個認識的城中婆婆她研製的偏方，我找了她蠻多天。我試過這藥，比宮中的御醫還是誰提供的藥都還有效。」

他把瓶子擱在梳妝台上，我沒作聲。

他旋身離開，我趕緊抓著那瓶子，好涼，刺骨的涼。

「謝謝你，皇兄。」

他應該是聽到了。

因爲在我道謝後，房門啪一聲旋即關上。

※

※

※

如果有可能的話，我不想叫他皇兄，更不想稱他「王子」。

只想喚他一聲，哥哥。

雖然也是這個稱謂，害我心頭總是抽痛，好多年過去了，依舊是疼。

沒來由的，一下下痛著。

好痛。

【完】